

谁是迈蒙尼德心中最完善的先知？： 《迷途指津》中的摩西与亚伯拉罕

张 婴

内容提要：在犹太教传统中，身为从上帝那里接受《托拉》的人，摩西无疑是最重要的先知。因此，迈蒙尼德在《重述托拉》和《迷途指津》里不断重申摩西的独一无二及摩西预言的至高无上。但在迈蒙尼德看来，最高的人类完善是理智的完善，真正的智慧是“对上帝的领会”。由此，若有人问：“谁是迈蒙尼德心中最完善的先知？”答案就未必一目了然。本文试图论证，在《迷途指津》里，迈蒙尼德以不同的方式暗示，亚伯拉罕较之摩西是更完善的先知。

关键词：迈蒙尼德，《迷途指津》，摩西，亚伯拉罕，最完善的先知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一般项目“自然与律法——迈蒙尼德《迷途指津》解读”（19FZXB033）的阶段性成果。[This paper is a phased achievement of the general project “Nature and the Law: An Interpretation of Maimonides’ *The Guide of the Perplexed*” (19FZXB033) funded by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Who Is the Most Perfect Prophet?: Moses and Abraham in *The Guide of the Perplexed*

ZHANG Ying

Abstract: Being the one who received the Torah from God, Moses is no doubt the single most important prophet in the Jewish tradition. It is therefore no surprise that Maimonides distinguishes Moses from all other prophets by regarding his character, capacity and his way of receiving prophetic revelation as exceptional in *Mishneh Torah* as well as in *The Guide of the Perplexed*. However, given the fact that for Maimonides, the highest perfection for human beings is intellectual perfection, and that genuine wisdom is the apprehension of God, if one asks: “who is the most perfect prophet for Maimonides?” the answer would not be so clear.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in *The Guide of the Perplexed*, Maimonides insinuates, in various different ways, that Abraham is a more perfect prophet than Moses.

Keywords: Moses Maimonides, *The Guide of the Perplexed*, Moses, Abraham, the most perfect prophet

Author's contact info: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Email: yzhang@philo.ecnu.edu.cn

在犹太教传统中，毫无疑问，摩西是最重要的先知。他是为犹太人带来律法的先知，是与圣主“口对口说话，不用谜语”，

并且“必见圣主的形象”的人。^①在《迷途指津》里，迈蒙尼德不止在一处强调过摩西预言的至高无上及独一无二性。然而，就迈蒙尼德对先知预言的论述而言，有一个问题极少有人提出：摩西真的是迈蒙尼德心目中最完善的先知吗？如果将此问题放在《迷途指津》所确立的知识等级以及迈蒙尼德自相矛盾的特殊笔法中考察，摩西的至高地位将不再一目了然。

一、摩西预言的“独一无二性”

在深入《迷途指津》探究迈蒙尼德对亚伯拉罕与摩西的论述前，应该先看看迈蒙尼德在《重述托拉》（*Mishneh Torah*）第一部《知识之书》（*Sefer ha-Madda`*）里对摩西预言之独一无二性的定调。在那里，迈蒙尼德指出，摩西预言跟所有其他先知的预言之间的区别有以下几点：

所有先知都在梦中或在视像中接收他们的启示性讯息，摩西却在醒着和站着时（接收）。……所有先知都通过天使的中介接收他们的讯息……摩西并不通过天使接收他的讯息；向摩西启示的不是寓意，相反，他能清楚地认识预言的讯息，不用谜语和寓言；所有先知（在接收讯息时）都充满畏惧和惊恐，变得体弱。我们的导师摩西不是这样。……他在所有时间发出预

^① 《民数记》12:7-8。当然，从上帝的无形体性出发，迈蒙尼德不会认可对这句话的字面解读。如无特别说明，本文的圣经引文依据中文和合本，部分引文据希伯来原文有所修改，不一一指出。基于对《希伯来圣经》及犹太传统的尊重，本文将“四字母圣名”YHWH酌译为“圣主”。

言。^①

对摩西与其他先知之间的这些区分，迈蒙尼德在《迷途指津》表面上一笔带过：他说自己不会在讨论预言的那些章回里触及摩西预言——“哪怕是一个字，既不会以明确的方式也不会以一闪而过的方式”提到它。^②然而，实际上迈蒙尼德在《迷途指津》里不但提到了摩西预言，而且像在《知识之书》里那样，还多次强调摩西预言与其他先知预言之间的截然差异。

例如，迈蒙尼德在《迷途指津》里指出，希伯来词 *nābiy'*（先知）是一个在运用于摩西和运用于其他先知时“模棱两可”（阿语 *mušakkak*，英译 *amphibolous*）的词，还说在他看来，同样的模棱两可也适用于摩西施行的神迹与其他先知施行的神迹（卷二 35 章，338-339/367）。^③为了说明“先知”一词

① Moses Maimonides,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the Torah (Yesodei ha-Torah),” 7.6, in *Mishneh Torah: The Book of Knowledge*, new, corrected edition, trans. Moses Hyamson (Jerusalem: Feldheim, 1981), 43a. 引言括号中的文字乃笔者为疏通文意而酌加。中译参迈蒙尼德《论知识》，董修元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5），33-34。[Moses Maimonides, *Lun zhishi* (The Book of Knowledge), trans. Dong Xiuyuan (Jinan: 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33-34.]

② 摩西·迈蒙尼德：《迷途指津》，傅有德等译，第二版（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卷二 35 章，338。[Moses Maimonides, *Mituzhijing* (*The Guide of the Perplexed*), trans. Fu Youde et al., 2nd ed. (Jinan: 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338.]; Moses Maimonides, *The Guide of the Perplexed*, II 35, trans. Shlomo Pin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367。下引《迷途指津》，随文注明引文卷数、章次及中译本（在“/”前）和皮纳斯（Shlomo Pines）译本页码（在“/”后）。《迷途指津》（原文为犹太-阿拉伯语）中的希伯来语，皮纳斯英译本用斜体表示，本文用黑体表示。正文非引文部分的黑体为笔者的强调。引言括号中的文字系英译者所加，其中部分文字乃笔者为疏通文意而酌加。

③ 对 *mušakkak*（模棱两可的）这个词，迈蒙尼德曾解释说，它意味着“有时候这些词是单义的，有时候则是多义的”（卷一导言，5/5）。关于 *mušakkak* 一词的含义及其与 *muštarak*（多义的）和 *musta'ār*（单义的）等词在《迷途指津》里的差异，见 Steven Harvey, “Key

的模棱两可性，进而摩西与其他先知的差异，迈蒙尼德列举了《托拉》中的两个例子：

我从前向亚伯拉罕等显现，至于我的名——圣主，我未曾让他们知道（出 6:3）。

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先知兴起像摩西的，他是圣主面对面认识的（申 34:10）。（卷二 35 章，339/367-368）

这两个例子看上去突出了摩西较之亚伯拉罕及所有其他先知的优越地位。然而，这两句经文在《迷途指津》的语境中都有进一步解释的空间。且不说亚伯拉罕的呼告“凭圣主——世界的神——之名”（创 21:33）明确显示亚伯拉罕在摩西之前知晓“圣主”之名，摩西与圣主“面对面认识”在迈蒙尼德的解读中也绝非字面上的真实。^① 因此，从“预言”一词的模棱两可出发说明摩西预言的独特性，本身并不充分。那么，迈蒙尼德所谓将摩西与其之外的先知相区别的其他方面又如何呢？

Terms in Translations of Maimonides' *Guide of the Perplexed*," in *Maimonides' "Guide of the Perplexed" in Translation: A History from the Thirteenth Century to the Twentieth*, ed. Josef Stern, James T. Robinson, and Yonatan Shemes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9), 309-314.

① 按照迈蒙尼德在《迷途指津》里特别强调的《托拉》的原则，上帝是无形体的，所以《申命记》34 章 10 节不能从字面上去理解。迈蒙尼德曾明确指出，《托拉》里所有用于上帝的“身体器官”都是“以比喻的方式”归于上帝的（卷一 46 章，98/99），他由此将上帝与摩西之间的“面对面”解释成“一位在场者无中介地面对另一位在场者”（卷一 37 章，83/86）。

(一) 摩西预言无需“天使”(想象力)为中介?

在《迷途指津》中,迈蒙尼德提到摩西预言无需天使为中介,他说:

要知道,事实就是如此,在这些事例中,作为中介的是想象力。因一位先知只能在预言之梦境里听到上帝对他说话。另一方面,我们的导师摩西则从约柜之盖上面、从两个基路伯中(出25:22)听到他,无需想象力的作为。(卷二45章,368/403)

这里,迈蒙尼德将先知们获得预言的中介——天使——定性为想象力。熟悉《迷途指津》的读者都知道,想象力在迈蒙尼德的知识等级里是次于理智的认识能力。^①值得深思的是,为了说明摩西无需中介直接听到上帝言辞的例外性,迈蒙尼德用来举例的文本带上了“两个基路伯”——在圣经里,“基路伯”就是“天使”的一种,^②对此,迈蒙尼德自己在《重述托拉》里也加以肯定。^③迈蒙尼德用“基路伯”为例的笔法令人疑惑,他这么做究竟是想让人将摩西预言跟“天使”及想象力联系起来,还是割裂开来?

① 迈蒙尼德对理智与想象力的区分,详参《迷途指津》卷一73章,197-199/209-212。

② 在圣经里,“基路伯”最早出现于《创世记》3章,当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圣主上帝……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创3:24)。

③ Moses Maimonides, “Laws Concerning the Foundation of the Law,” 2.7, part of “Maimonides, *Mishneh Torah*, Introduction and ‘Book of Knowledge’ (1177),” trans. Ralph Lerner, in Ralph Lerner, *Maimonides’ Empire of Light: Popular Enlightenment in an Age of Belief*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145. 迈蒙尼德,《论知识》,14-15。

关于想象力与先知预言的关系，迈蒙尼德进一步指出，“绝大多数的先知预言通过寓言来做出”，而寓言是“想象力的行动”，与此类似的是“比喻的运用和夸张”（卷二 47 章，371/407）。换言之，在迈蒙尼德看来，比喻、寓言等修辞都是想象力的产物。这么说的时侯，他并未指出或强调摩西是个例外。继而，他引圣经经文为证：“没人怀疑这句话——圣主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等等（申 32:14）——是比喻，因为上帝没有储存雨的府库”（同上，372/408）。迈蒙尼德在这里未提及摩西的名字。可是，各种先知书里那么多比喻，他根本没必要挑出《托拉》里摩西的言辞作为例证，来说明预言的比喻性质。这里的例证显然首先否定了迈蒙尼德自己在《知识之书》里宣称的摩西预言“不用谜语和寓言”这一点，其次，这难道不是暗示摩西预言同样受制于想象力？

这样的理解并不出格。在解释各种律法的理由时，迈蒙尼德指出，“对预言的相信先于对律法的相信是个根本原则，因为若是没有先知，就不会有律法”，在该语境中，他强调，“所有先知都仅仅通过天使的中介接收预言”——这是一个全称判断。进而，他接着说：

甚至在我们的导师摩西的情形中，他的预言任务也是经由一位天使发起的：圣主的使者从荆棘里从火焰中向摩西显现（出 3:2）。（卷三 45 章，528/576）

显然，迈蒙尼德这里的说法跟他之前所坚持的摩西预言无需想象力为中介的说法有矛盾——以一种看似不经意的方式，他在这里点出，摩西预言也是由天使为中介获得的。

(二) 摩西的神迹更具有普遍性?

在说到摩西的神迹与其他先知的的神迹之差异时，迈蒙尼德表示，其他先知施行的神迹“仅为少数人知晓”，而摩西的神迹是“在所有以色列人的眼前”。他就此引《申命记》的最后几句为证：

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等等，行一切神迹和奇事，等等，在所有以色列人眼前。（卷二 35 章，339/368）^①

这段话是摩西律法的结语，也是表明先知摩西独特地位的圣经例证。值得注意的是，迈蒙尼德的引文中根本没提摩西的名字。他进而解释说，这句话——

确立了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联和联结，即：既不会兴起某人像他（摩西）那样去理解（*'idrāk*）、也不会有人像他那样去行动（*fi'l*）。由此，它（经文）明确说，这些神迹在法老和他的所有臣仆、并他的全地面前施行——这些人对他并无好感，同时（这些神迹）也在所有以色列人面前（施行）——他们是他的追随者：在所有以色列人眼前。这是从不曾在任何他之前的先知身上发生过的事。（卷二 35 章，339/368）

^① 这几节的完整表述为：“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圣主面对面认识的。圣主打发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的所有臣仆，并他的全地，行一切神迹奇事，又在所有以色列人眼前显大能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申 34:10-12）。

这里提到的两个概念——“理解”与“行动”——及其区分，对于理解《迷途指津》极为重要。在迈蒙尼德那里，“理解力”与“理智”基本上是同义词，而他对“理智”与“行动”作出的区分源自亚里士多德对“理论”与“实践”的区分。可以看到，《迷途指津》从始至终都坚持事关真假知识的“理智”与事关善恶的“行动”之间的区分。^①在上述引文里，迈蒙尼德可谓从理智与行动两方面赋予摩西的神迹最高的肯定。然而，他作出这个判断的依据却显得可疑。看上去，摩西的神迹之所以较其他先知的的神迹更有效，是因为其神迹有更多的见证者：这些见证者不仅有“所有以色列人”，也有“法老和他的臣仆等等”，也就是说，看上去，摩西神迹的见证者既有自己人，也有“敌人”；从而神迹的“客观性”似乎有了担保。可是，恰恰按照迈蒙尼德本人的原则，严格来说只有可证明性才能担保某一事物的真实性，且真理只能经由理智来获得。^②就此而言，被更多人见证根本不能担保某种“神迹”的真实性。在上述引文中，当迈蒙尼德以强调方式重申摩西的神迹施行“在所有以色列人眼前”时，他毋宁说是在强调，摩西是以色列的特定律法的先知，他是这个特定民族的先知。

（三）摩西在所有时间发预言？

迈蒙尼德在《重述托拉》里的另一个断言，即在接收上帝的启示讯息时惟有摩西摆脱了“畏惧和惊恐”，同样也疑点重重。首先，圣经文本并不支持这个论断：摩西第一次见上帝

① 见《迷途指津》卷一1-2章，卷三53-54章。

② 参《迷途指津》卷一导言，17/16，卷一2章，25/25。

或上帝的使者时有各种畏惧逃避。^①其次，迈蒙尼德本人在《迷途指津》里藉犹太先贤的观点指出，当先知身体虚弱或情绪不好（比如“悲伤或愤怒”）时，预言就不会临到他们。他还表明，“想象力毫无疑问是一种身体官能”（卷二36章，340/369）。迈蒙尼德举例说，以为失去了爱子约瑟的雅各在悲恸中，就无法收到预言式启示；而在灾难性的探子事件发生之后，^②直到旷野中的以色列一代死去之前，摩西也无法像平时那样收到上帝的启示，因为“见到以色列人所犯之罪的巨大，他为此事饱受痛苦”（同上，342-343/372-373）。尽管在此迈蒙尼德忙着撇清摩西与想象力的关系，并表示摩西不藉助寓言发预言，可是他以摩西为例本身难道不是在暗示，摩西跟其他先知一样，也会因痛苦的情绪而导致身体虚弱而无法收到上帝的启示？与此同时，这个例子还反证了迈蒙尼德在《重述托拉》里的另一个断言，即摩西“在所有时间发出预言”。

总之，尽管迈蒙尼德不断强调摩西的“理解力”和“行动”的“超常品格”（卷二35章结尾，340/369），他的各种自相矛盾的断言和例证仍为摩西预言本身的局限留出了余地。

二、亚伯拉罕有何独特之处？

在《迷途指津》里，亚伯拉罕以看似不经意的方式出现在所有圣经人物之前。《迷途指津》每卷的卷首题词都是一句跟

① 见《出埃及记》3:11-4:17。

② “探子事件”见《民数记》13-14章。相关论述见《迷途指津》卷二36章，340/372。

亚伯拉罕有关的圣经经文：“凭圣主——世界的神——之名”（创世记 21:33）。^① 这句经文对迈蒙尼德来说如此重要，以至他所有的重要著作——《密释纳义疏》《重述托拉》以及《迷途指津》都以此句为开端。^② 可以说，亚伯拉罕是我们在《迷途指津》里遇到的第一个圣经人物。更重要的是，这节经文预设了，对迈蒙尼德来说，“指示了上帝之本质”的四字母圣名（the tetragrammaton）^③ 即 YHWH 是为亚伯拉罕所知的。然而，果真如此么？

① 需要说明的是，'el 'olām 在《创世记》的各译本中都译作“永生的神”（the everlasting God），希伯来语 'olām 在《希伯来圣经》里的确指“永恒”，但在拉比文献中，该词逐渐意指“世界”。《迷途指津》的英译者皮纳斯将此短语译成“In the Name of the Lord, God of the World”。按皮纳斯自己的说法：“经过某种犹豫，我对 אֱלֹהֵי עוֹלָם ('el 'olām) 采用的翻译乃出于一种愿望：使方法的一致性隐约可见。因为，尽管这一点很清楚，迈蒙尼德想隐秘地（*in petto*）说‘世界之神’（God of the World），可更有可能的是，他意识到，那些有点希伯来语和圣经知识的未经启蒙的读者会把这个词理解为：恒在之神（God of Eternity）。”（皮纳斯致施特劳斯书信，1956年9月10日）皮纳斯的意思是，迈蒙尼德很可能在 'el 'olām 这个表述里包涵某种意味深长的模棱两可。因为，God of Eternity（恒在之神）这种读法会让人联想到“世界是恒在的”。见 Joel Kraemer and Josef Stern, “Shlomo Pines on the Translation of Maimonides' *Guide of the Perplexed*,” *The Journal of Jewish Thought and Philosophy* 8 (1999): 13-24, 22。

② 关于迈蒙尼德在《重述托拉》与《迷途指津》里对亚伯拉罕这句呼告的运用，Eliezer Hadad 提出了一个极有意思的观点，即《重述托拉》将亚伯拉罕描述为一个哲人，而《迷途指津》则将亚伯拉罕还原为先知。见 Eliezer Hadad, “From ‘God of the World’ to ‘God of the Heavens’: From the *Mishneh Torah* to *The Guide of the Perplexed*,”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115:1 (2022): 90-109。在笔者看来，迈蒙尼德对亚伯拉罕的看法从《重述托拉》到《迷途指津》并没有改变，然而，由于两本著作的意图以及笔法有显著的差异，从字面上看，迈蒙尼德对亚伯拉罕的刻画或有不同。

③ 参《迷途指津》卷一 61 章，138-141/147-149；140/148。

（一）亚伯拉罕是否知晓“圣主”之名？

在《迷途指津》表明摩西预言之与众不同时，迈蒙尼德引用过上帝对摩西说的这句话：

律法中关于他（引按：摩西）的预言不同于他之前所有人的预言的证明是他的言辞：我从前向亚伯拉罕等等显现，至于我的名字——圣主（YHWH, the Lord），我没有让他们知道（出 6:3）。由此，这句话告诉我们，他的理解力不像先祖们（*Patriarchs*）一样，而是更高——不仅如此，也不像在他之前的其他人。（卷二 35 章，339/367）

迈蒙尼德在引述《出埃及记》相关经文时把以撒和雅各的名字略去了，这使得摩西与先祖们之间的差别突出为摩西与亚伯拉罕之间的差别。像在其他大多数地方那样，迈蒙尼德在这段话里强调摩西比以色列先祖们更优秀，这种优秀表现在摩西有更高的理解力。显然，在迈蒙尼德那里，理解力永远是衡量人之完善的尺度。在此，理解力表现为对上帝的认识程度。

然而，正如施特劳斯所指出的，迈蒙尼德没有解释《出埃及记》中的这节经文，他没有明确指出，究竟有哪些上帝的属性是摩西知道而亚伯拉罕等先祖们不知道的。^① 甚而，迈蒙尼德没有直接面对《出埃及记》6章3节与《创世记》21章33节之间哪怕是字面上的矛盾，这一点也显得可疑。^② 他原

① Leo Strauss, "How to Begin to Study *The Guide of the Perplexed*," in *Liberalism Ancient and Moder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8), 162.

② 圣经学者卡苏托（Umberto Cassuto）解决这个问题的角度很有意思。他认为《出埃及记》6章3节不是要启示一个新的上帝之名。从近东文献中，他认识到，东方人常会给每

本可以用他惯用的寓意解经法化解两者之间的张力，比如，他可以说，亚伯拉罕知道“圣主”这个名字的途径跟摩西知道这个名字的途径不同，但他没有。

单纯从迈蒙尼德将《创世记》21章33节中的表述“以圣主——世界的神——之名”列为其所有著作的卷首题词来看，我们还无法判断他是否将此短语跟亚伯拉罕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这个短语完全可以抽离其《创世记》的语境而成为一句纯粹赞美圣主的颂词。因此，我们需要考察《迷途指津》正文如何处理该短语。

在《迷途指津》最中心的位置，迈蒙尼德讨论了三种关于世界究竟是“从无中创造”抑或“恒在”的意见。他指出，第一种意见是相信“这个世界作为整体是由上帝从纯粹、绝对的非存在生成的”，这是信仰摩西律法的所有人的意见；第二种意见跟哲人相关，迈蒙尼德首先表明，“所有哲人”都认为从无中生成存在物是荒诞的，并且他们都认为，“某物会消亡于无是不可能的”。继而，“他们相信存在着跟神一样永恒的某种质料”，神离不开质料、质料也离不开神，进而，神将该质料塑造成天、地和万物。迈蒙尼德最后指出，第二种意见是柏拉图在《蒂迈欧》中的观点。说到第三种意见，迈蒙尼德直接说那是“亚里士多德及其追随者和注疏者”的意见。亚里士多德认为，天（the heaven）绝不受制于生成与衰亡（generation

个神很多不同的名字，每个名字都与某个特定的概念或特性相联，由此，他这样解释6章3节：

“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在 Shaddai 这个名字里所表达的我的那方面，我使他们富足、生养众多，给他们子孙，可是，我的名字 YHWH（圣主）所表达的我的品性，我没有让他们知道。”见 Umberto Cassuto, *A Commentary on the Book of Exodus* (Jerusalem: Magnes, 1997), 78-79。

and passing-away), 进而, 时间和运动也是持存且不受制于生成和衰亡的, 就此而言, 这个存在的世界是恒在的。^①

正是在讨论上述第一种意见的最后, 迈蒙尼德指出:

这是(三种)意见之一。无疑, 这是我们的导师摩西(愿他安息)律法的根基(qā'ida)。它仅次于信仰(上帝的)单一(Unity)这个(律法的)根基。除此以外, 你头脑中不该有别的。正是亚伯拉罕我们的父(愿他安息), 开始在思辨的引导下公开宣称这种意见。出于这个理由, 他宣称以圣主——世界的神——之名; 他还以这种说法——天与地的制造者(创14:22), 明确表示了这种意见。(卷二13章, 262/282)

这段话非常重要。首先, 迈蒙尼德表明, 严格来讲, “上帝从无中创世”并非律法的首要根基, 真正首要的是“上帝的单一性”。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上帝从无中创世”不具有“上帝的单一性”的地位? 这很可能是因为, 在迈蒙尼德那里, “上帝的单一性”是一个从哲学上可以得到证明的观点, 而“从无中创世”无法得到证明。^② 但马上还有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迈蒙尼德在这里要专门点出“上帝的单一性”? 整个该章都在讨论“从无中创世”抑或“世界恒在”的论题, 何以突然冒出个“单一性”问题? 事实上,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后面那句话: “亚伯拉罕开始在思辨的引导下公开宣称这种意见”——几乎

① 参《迷途指津》卷二13章, 261-264/281-285。

② 参《迷途指津》卷二1-2章(227-237/245-252), 22章(295/320)。

每个读者都会认为，“这种意见”指此前讨论的“上帝从无中创世”，后面那句圣经引文“天与地的制造者”也似乎能印证这一点。然而，“单一性”这个问题的插入恰恰使这一点变得模糊。在《迷途指津》的后续章回，迈蒙尼德不止一次提及亚伯拉罕“在思辨的引导下公开宣称”上帝的“单一性”：

接收到更大的流溢的那个人，比如亚伯拉罕，召集民众并用教导和训诲召唤人们坚持他所把握的真理。由此，亚伯拉罕教导民众并藉助种种思辨的证据向他们解释，这个世界只有一个神，他创造了除他自己之外的所有事物，没有什么形式和一般而言的受造物应当得到崇拜。（卷二 39 章，348/379）

需要留意的是，尽管在这里，迈蒙尼德除了上帝的单一性也提到了创世，但他没有强调“从无中创世”这一点。无论如何，我们暂且可以说，在卷二 13 章提及亚伯拉罕的呼唤“以圣主——世界的神——之名”时，上帝的单一性作为迈蒙尼德的伏笔隐含在亚伯拉罕的认识中。在上述卷二 39 章的引文里，迈蒙尼德所说的亚伯拉罕“接收到更多的流溢”指的是，亚伯拉罕相较他的祖先，获得了更高的认识。在迈蒙尼德这里，“流溢”（*fayd, overflow*）是一个用来描述分离理智（*separate intellect*）如何作用于人的概念，因此，“接收到更大的流溢”意味着获得更高层次的理智。^①更重要的是，迈蒙尼德在这里说，“亚伯拉罕藉助种种思辨的证据”向他同时代的人

^① 见《迷途指津》卷二 12 章，259/279。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迈蒙尼德在同一语境中说，“上帝使关于他的知识流溢给先知们”（前揭），但他同样表明，先知接收预言的程度跟他们的自然禀赋即理智能力的高下相关，见《迷途指津》卷二 32 章，333-334/362-363。

们解释，世界上只有一个神，这个神创造了世界，唯有这个神应当得到崇拜。可以说，亚伯拉罕所“把握的真理”就是后来摩西所颁布的“十诫”中的前两诫的内容，换句话说，亚伯拉罕已经认识到摩西律法最核心的“真理”。在讨论“西奈山集会”时，迈蒙尼德指出，“这两项原则——我指的是神的存在和他是一——唯独由人的思辨（*nazar*）获知”（卷二33章，335-336/364），这意味着，远在摩西之前，亚伯拉罕完全靠自己的思辨即已获知最重要的关于上帝的真理。

在论述萨比信仰和萨比著作时，迈蒙尼德进一步指出：

当世界的支柱（*'ammūdō šel 'ōlām*）（引接：亚伯拉罕）成长起来，他开始明白，有一位（与这个世界相）分离的神，他既非一个有形体（*a body*）亦非某个有形体中的力，并且，所有的星辰和天球都由他制造，他理解到，陪他长大的那些传奇（*fables*）是荒诞的，他开始拒斥他们（引接：萨比人）的教义，开始指出他们的意见是错误的；他公开彰显他跟他们的分歧，并且呼唤：以圣主——世界的神——之名——那个呼唤由神的存在以及世界由神创造（这两点）构成。（卷三29章，516）

这段话可以说是对上引卷二39章的那个片段的呼应。尽管在这里，与亚伯拉罕的“呼唤”或迈蒙尼德著作的题词“以圣主——世界的神——之名”相关的内容变成上帝的存在及创世，可重要的是，迈蒙尼德再次明示，“圣主”这个名字为亚伯拉罕所知。接下来要问的是：亚伯拉罕究竟拥有怎样的关于上帝的知识？

（二）亚伯拉罕关于上帝的知识

迈蒙尼德指出，亚伯拉罕成长于萨比人中，在《迷途指津》里，迈蒙尼德讲述了萨比人如何为太阳、月亮等星辰设立金银神像，如何为这些神像建造神殿等等，说萨比人认为行星的力或行星的灵会流溢到相应的神像或特定的树，从而该神像或树会对人发预言。他说，这些都记载在萨比人的书里。他继而指出：

我们已经在我们的大型编著《重述托拉》里表明，我们的先祖亚伯拉罕开始用证明和微弱的传道拒斥这些意见，^① 他用好处安抚民众，导引他们服从。随后，先知们的导师（按：摩西）收到预言式启示；随之他完善了这个目的，他命令杀掉这些人，抹去他们的痕迹，拔除他们的根源：你们要拆毁他们的祭坛，等等（出 34:13），^② 他还禁止任何他们的（那些生活）方式：并且，你们不可以随从那民族的各种惯例（*huqqoth*），等等（利 20:23）（卷三 29 章，470-471/517）

这段话讲得很清楚，亚伯拉罕先于摩西认识到星辰崇拜等各种偶像崇拜的错误，更重要的是，摩西是收到“预言式启示”之后才着手完善根除偶像崇拜的诫命，而亚伯拉罕并非受到启示才拒斥偶像崇拜。在这段话提到的《重述托拉》相关片段里，

① 参《重述托拉·论偶像崇拜及外邦习俗的律法》I, 3。引文中亚伯拉罕所拒斥的那些意见指以星辰为神、崇拜星辰和其他偶像的各种意见。迈蒙尼德：《论知识》，104-105。

② 此句引文采用第二人称复数，而《出埃及记》34:13 原文为第二人称单数。另参《申命记》7:5，《士师记》2:2。

迈蒙尼德关于亚伯拉罕如何获得关于上帝和世界的正确认识有更详尽且更直白的描述：

世界以这样的方式运行，直到世界的支柱——先祖亚伯拉罕——出生。在这位大能之士断奶可仍是孩童时，他的头脑开始反思。夜以继日地，他思考并疑惑：“这如何可能：天球将持续地指引这个世界，没有谁去指引它，也没有谁去使它旋转；因为，它不可能自己就那么旋转。”他没有老师，也完全没有谁教导他。他在迦勒底的吾珥（Ur of Chaldees），沉浸在愚昧的偶像崇拜者中间。他的父亲、母亲以及所有人都崇拜偶像，他跟他们一起崇拜。但是，他的心智忙碌地工作和反思，直到他获得了真理之道，理解了正确的思想路线，知晓有一位上帝，他指引着天球并创造了一切，并且，在所有的存在物中，除了他没有别神。他认识到整个世界都错了，他们错误的原因在于他们崇拜星辰和各种形象，由此，真理就在他们的头脑里消亡了。亚伯拉罕四十岁时认出了他的创世者。获得这个知识以后，他开始反驳迦勒底的吾珥的居民们，他们与他们争辩，对他们说：“你们所追随的道路不是真理之道。”……随后，他向整个世界大力宣告、教导人们，这整个世界只有一位创世神，只应当崇拜他。他在一城到另一城，从一国到另一国，召唤并聚集当地居民，直到他到达迦南地。他在那里也宣告他的讯息，如经上所言：“他在那里呼唤：凭圣主——世界的神——之名”（创 21:33）。（《重述托拉·知

识书》卷四：“论偶像崇拜及外邦习俗的律法”1.3)①

在这段话里，迈蒙尼德没有躲躲闪闪，而是直截了当地说，亚伯拉罕没有老师，没有人教给他关于上帝的任何知识。尽管他从孩提时代起就具有思辨能力，可起初他像其他人一样，跟从他的父母和周围人的信仰习俗，然而，亚伯拉罕天生的好奇心促使他反思这个世界产生和运行的终极原因，逐渐地，他凭自己的理智认识到，星辰并不具有神性，世界由一位神创造，除此别无他神。迈蒙尼德非常清楚地指出，亚伯拉罕在四十岁时才获得关于上帝的真正知识。结合迈蒙尼德后来在《迷途指津》里的相关论述，可以说，亚伯拉罕拥有的这种知识包括了上帝存在、上帝的一体性以及上帝创世这几点。这里还有一点非常重要，亚伯拉罕向“整个世界大力宣告，教导人们，这整个世界只有一位创世神，只应当崇拜他”，这表明，亚伯拉罕面对的不是一个特定的民族，他的教导诉诸整个世界、诉诸所有人。

诚然，可能有人会质疑说，按《迷途指津》中有关“流溢”的观点，亚伯拉罕的理智理解力本身也来自分离理智的流溢，最终来自上帝，从而亚伯拉罕是否凭自己的理智“独立”获得关于上帝的知识成为一个问题。但事实上，在迈蒙尼德那里，人的理智理解力是上帝赋予人的一般能力，每个人获得的理智理解力可以说是人的一种“自然”或曰“天赋”，而作为先知获得的上帝的预言或曰“预言式启示”则是某种特定的能力。就迈蒙尼德笔下的亚伯拉罕而言，他作为一个人“独立”认识

① Maimonides, “Laws Concerning Idolatry and the Ordinances of the Heathens,” in Hyamson, *Mishneh Torah*, 66b–67a. 迈蒙尼德：《论知识》，104–105。黑体重点为笔者所加。

到的是上帝的存在、上帝的一体性及这个世界有一位创世者等思辨性知识；而他从上帝那里得到的诸如“捆绑以撒”这样的“预言”则是他作为先知获得的特定启示。可以说，摩西预言恰恰是后者意义上的预言（卷三29章，470/517）。

值得注意的是，迈蒙尼德在《知识书》的上述引文称亚伯拉罕为“世界的支柱”。这个称呼在前文所引述的《迷途指津》卷三29章的第一个片段里也出现了——在整部《迷途指津》里，“世界的支柱”仅出现了一次。进而，就在卷三29章的那个片段，迈蒙尼德也提到亚伯拉罕对上帝的呼唤：“凭圣主——世界的神——之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ammūdō šel 'ōlām*（世界的支柱）与 *'ēl 'ōlām*（世界的神）之间的呼应：显然，无论将 *'ōlām* 理解为“世界”还是“恒在”，亚伯拉罕这位先知都不仅仅是以色列人的先知。现在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在迈蒙尼德看来，亚伯拉罕对圣主之名的“呼唤”跟他对上帝的真正认识紧密相关，并且，迈蒙尼德在所有重要著作中以此“呼唤”为题词，绝非一种脱离该句语境的对上帝的抽象赞颂，而是与他对亚伯拉罕这位先知的解释相联系。值得一提的是，同样在《迷途指津》卷三29章，迈蒙尼德指出，亚伯拉罕独自反对他生长其中的萨比信仰、他与人辩论、受到迫害等等轶事，都记载于萨比著作《纳巴提农事》（*Nabatean Agriculture*）里（卷三29章，468/515）。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迈蒙尼德只是照搬了《纳巴提农事》对亚伯拉罕的刻画。^① 他对亚伯拉罕的解释服务于《迷途指津》整体上的理论框架。

① 参 Jaakko Hämeen-Anttila, *The Last Pagans of Iraq: Ibn Wahshiyya and His "Nabatean Agriculture"* (Leiden: Brill, 2006), 174–175。

三、《迷途指津》中的亚伯拉罕与摩西

现在回到我们起初的问题：摩西真的是迈蒙尼德心目中无与伦比的、最完善的先知吗？如果通过前文的论述，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再像一般认为的那么显然，那么，在何种意义上，《迷途指津》里的亚伯拉罕可能比摩西更完善呢？

（一）摩西与亚伯拉罕的称谓

让我们先来看看迈蒙尼德在《迷途指津》里如何称呼亚伯拉罕和摩西，这些称呼可能带给我们一些提示。如前述卷二 13 章及 22 章的引文所示，在大多数情况下，亚伯拉罕被称为“亚伯拉罕我们的父”（'Avraham 'Avinu），^①而摩西则按犹太教传统被称为“摩西我们的导师”（Moshe Rabbeinu）。^②在《迷途指津》里，有一次，身为《托拉》的作者，摩西被迈蒙尼德称为“知者中的导师”（the Master of those who know）（卷三 12 章，408/448）。或许最有深意的是，在《重述托拉·知识书》及《迷途指津》卷三 29 章中，迈蒙尼德称亚伯拉罕为“世界的支柱”，显然，“世界的支柱”这个称谓意味着，亚伯拉罕不仅是“我们（以色列人）的父”，而且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他是“所有民族之父”甚至是“人类

① 见《迷途指津》卷二 13、17、22、30、39、41 章，卷三 24、29、45、49 章。

② 见《迷途指津》卷一 21、37、54、59、63 章，卷二 13、17、26、28、32、33、34、35、39、45 章，卷三 17、25、26、27、31、32、45、46、47、50、51、54 章。值得一提的是，在某些章回，迈蒙尼德这样称呼律法：“摩西我们的导师的律法”（the Law of Moses our Master）（见卷二 13、28 章，卷三 17、25、27 章）。

之父”；同样在《迷途指津》卷三29章，迈蒙尼德称摩西为“先知们的导师”（the Master of the prophets）。^①“世界的支柱”与“先知们的导师”这两个称谓之间的区分，是否隐含了这样的意思：摩西及其律法是独属犹太人的，而亚伯拉罕则超逾了犹太人的界限？

除了以上那些不同的称谓，亚伯拉罕和摩西这两位先知还共同被称为“人类福祉的支柱”（the pillars of the well-being of human species）（卷二23章，296/321）。“人类的福祉”这个措辞有点含混，究竟这种福祉指向人类个体的完善（从而与理智德性相关）还是指向人类共同体的完善（从而与道德德性相关）？这个称谓出现在迈蒙尼德讨论“从无中创世抑或世界恒在”这个核心问题的结论部分，在该语境中，这两位先知作为“我们的”律法有关世界从无中创造这种意见的权威出现。而就在前一章，迈蒙尼德指出，“时间中创世是亚伯拉罕我们的父以及我们的先知摩西的意见”（卷二22章，295/320）。在讨论“创世抑或恒在”这个问题的结论部分，迈蒙尼德警告其读者说，对创世这种意见的怀疑蕴含了“对律法之根基的摧毁”。在此意义上，“人类的福祉”中的“福祉”指向的是相信并遵循摩西律法的那类人的“福祉”，因而，当迈蒙尼德称亚伯拉罕和摩西为“人类福祉的支柱”时，这两位先知共同拥有的是犹太律法的先驱者和奠基者这个身份。

（二）摩西关于上帝的知识

可以说，在迈蒙尼德的《迷途指津》和《重述托拉·知识

^① 见《迷途指津》卷三29章，468/515，470/517。

书》里，亚伯拉罕最独特的形象在于他独自凭藉思辨获得有关上帝的知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恰恰是迈蒙尼德对摩西如何获得关于上帝知识的刻画。在《出埃及记》33章，摩西请求上帝向他显示“他的诸道”以及“他的荣耀”，按迈蒙尼德的解释，“诸道”指向上帝的属性，“荣耀”指向上帝的本质，^①换言之，摩西想要获悉上帝的“本质和真实性”（阿拉伯语 *dāt wa-ḥaqīq*, essence and true reality）以及他的“属性”（阿拉伯语 *ṣifah*, attribute）。对摩西的两个恳求，上帝仅答应他认识自己的“诸道”，用迈蒙尼德的话来说，上帝仅答应让摩西认识他的属性。继而，迈蒙尼德将摩西所求的上帝的“诸道”诠释为“源自上帝的行动”，并藉助先贤们的解经将“上帝的行动”等同于上帝的“十三种特性”（希伯来语 *šalōš 'esrēh middōt*）。^②他进一步指出，希伯来语词 *middōt*（特性）意指“诸道德（品性）”（阿拉伯语 *al-'aḥlāq*；英译 moral qualities）（卷一54章，117-119/123-124）。由此，迈蒙尼德一方面将上帝的属性通过“上帝的行动”关联到“道德品性”，另一方面

① 关于上帝的“荣耀”与上帝的本质间的关系，进一步见《迷途指津》卷一64章，147-148/156-157。

② 上帝的十三种特性（属性）的说法在《塔木德·新年》里即已出现，典出《出埃及记》34:5-7。在犹太教传统中，十三种特性的具体所指并无定论，一种较为主流看法是：其一，（第一个“圣主”表示）“人有罪前的仁慈”，其二，（第二个“圣主”表示）“人有罪后的仁慈”，其三，“上帝”（El）表示“仁慈中的大能”，其四，“有怜悯的”，其五，“有恩慈的”，其六，“不轻易发怒”，其七，“有丰盛的慈爱”，其八，“有诚实”，其九，“为千万人留存慈爱”，其十，“赦免罪孽”，其十一，“赦免过犯”，其十二，“赦免罪”，其十三，“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参《塔木德·新年》17b, https://www.sefaria.org/Rosh_Hashanah.17b.5?ven=William_Davidson_Edition-English&lang=bi, 登录于2022年9月28日。

将摩西从上帝那里求得的关于上帝的知识限于上帝的属性而非上帝的本质。

表面上看，对卷一54章的以上概述颇为契合本文的论点，即摩西对上帝的认识很可能不如亚伯拉罕。可是且慢，在迈蒙尼德的字里行间还有一些与上述解读相左的特别的观点和细节，如果不解决这些困难的观点和细节，以上解读就难以令人信服。

首先，迈蒙尼德在此章明确说，上帝引导摩西留意一个“思辨的主题”，通过该主题“他能获得对人来说最大程度的理解力”，并且，摩西“所理解到的东西”，是他的先辈和后人人都无法企及的。这个断言当然维护了先知摩西的独一无二性，问题是：摩西“所理解到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在迈蒙尼德看来，人能理解的最高知识是关于上帝的知识，从《迷途指津》卷一54章的文本看，迈蒙尼德将关于上帝的知识分为上帝的本质与上帝的属性两个部分。如果照迈蒙尼德对《出埃及记》33章的解读，上帝允诺给摩西的只是关于其属性的知识，那么，这里“摩西所理解的东西”就仅事关上帝的属性即仅事关“上帝的行动”，按迈蒙尼德的说法，“上帝的行动”就显示在他“有怜悯、有恩慈，不轻易发怒”等等（出34:6）道德特性中。在这一点上，摩西对上帝的理解的确无与伦比。

（三）摩西关于自然（被造）事物的知识

接下来，对我们的论点来说更大的困难来自这段话：

在回答他（摩西）的第二个请求时，他被告知：
你不能看见我的面，等等（出33:20）。这个说法——
我一切的好——暗示了在他面前展示的一切存在事

物，关于它们经上说：上帝看他所造的每样事物，看啊，都甚好（创 1:31）。关于它们（这些事物）的展示，我指的是，他（摩西）将理解它们的自然本性、它们相互关联的方式，从而他将认识到，他如何在一般意义上及在细节方面统驭它们。（卷一 54 章，118/124）

这里的难点在迈蒙尼德对上帝所言的“我一切的好”所做的解读。迈蒙尼德引用《创世记》第 1 章最后一节来说明，上帝说的“我一切的好”是指他创造的一切存在事物都“甚好”。按迈蒙尼德这里的说法，《出埃及记》里上帝说，“我要显我一切的好，在你面前经过”（出 33:19），这句话意指上帝要向摩西展示他所创造的存在事物，让他能理解它们的自然本性，它们相互关联的方式，从而能够理解上帝如何统驭自然事物。在迈蒙尼德那里，认识自然事物的本性及其运作是仅有的通达认识上帝本质的途径，^① 因此可以说，若是摩西被赋予对自然事物的这种知识，则他就位于知识等级的最高阶段，从而我们关于他在认识等级上略逊于亚伯拉罕的论点就难以成立。问题是，摩西真的获得了这种知识吗？

皮纳斯认为，迈蒙尼德在卷一 54 章的讨论意味着，人必须经由自然秩序通达关于上帝的知识。他认为，摩西获得了这种关于自然现象的知识，他的理据是，迈蒙尼德在后文将“神的行动”（divine action）等同于“自然的行动”（natural

^① 参《迷途指津》卷一 46 章，99/103。确切说，迈蒙尼德在这里说的是通过“被造事物”认识上帝的本质。

action) (卷三 32 章, 477/525)。^① 诚然, 若是“神的行动”完全等于“自然的行动”, 则关于自然运作的知识当然就指向关于上帝的知识, 皮纳斯的这个思路看上去很好地解决了这里的问题。然而, 皮纳斯未能真正面对此处的难点: 对于迈蒙尼德不仅将上帝的属性与上帝的行动相联, 而且将之与“道德品性”相联这一点, 他显得过于轻描淡写。在他看来, “有怜悯、有恩慈、不轻易发怒”等等“道德品性”, 不过是“对自然或历史事件的拟人化”说法。^② 然而, 自然现象与历史事件或曰人类活动在迈蒙尼德那里具有截然不同的特性, 在他看来, “律法总朝向同化于自然。因为自然并没有被赋予思维和理解力, 而律法则是神的决定性的统治和统驭, 神将理智授予其(律法的)所有拥有者”(卷三 45 章, 523/571)。换言之, 自然不具有意图和意志, 而具有一种确定的、恒常的条理、秩序或曰法则, 这种秩序和法则正是律法所需要的。不仅如此, 就卷一 54 章的讨论而言, 当迈蒙尼德将上帝的属性与上帝的行动相联, 进而指明这些行动指“诸道德品性”时, 他确实是就律法而言的。在那里, 他不仅说上帝的诫命“毫无疑问由他的行动构成”, 还说“那些行动对于统驭城邦是必要的”(卷一 54 章, 121/127-128)。

在《出埃及记》33 章, 上帝对摩西两个恳求的完整回应是:

圣主说: 我要显我一切的好, 在你面前经过, 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① Shlomo Pines, “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The Philosophic Sources of *The Guide of the Perplexed*,” in Maimonides, *Guide of the Perplexed*, xcvi, cxv, cxxi.

② Ibid., cxv.

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
圣主说：看哪，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
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出 33:19-23）

当迈蒙尼德解释说，上帝允诺摩西的只是他的属性而非他的本质，其依据是上帝对摩西说的话——“你不能见我的面”（出 33:20）。然而，在专题讨论摩西两个恳求及上帝相关回应的《迷途指津》卷一 54 章，迈蒙尼德完全没有提及上述引文的最后一句——“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这意味着，他没有在那里凸显上帝的“面”与“背”之间的反差。或许这是因为，他已经在前文不止一次为解释这句话内涵的深意埋下过伏笔。在《迷途指津》卷一 37 和 38 章，迈蒙尼德已分别释义了“面”与“背”。他指出，希伯来语 *pānîm*（面、脸）是一个多义词，除了字面意思外，还能用来指上帝的愤怒，另外，*pānîm* 还指某种“在场”。迈蒙尼德在此语境中两次引用《出埃及记》33 章最后的“你不得见我的面”，起初解释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上帝存在的真实性在是人不能把握的；接下来他藉古代译经者翁格洛斯（Onqelos）对此句的翻译解释说，该句话的意思是，有一些伟大的被造物，人不能如其所是地理解它们，“这些是分离理智”，而人能够理解的只是低于分离理智的由质料和形式构成的事物。正是在这里，迈蒙尼德提到了“上帝的背”，他说，“上帝的背”或者上帝向人“背转身”意味着人跟上帝相距遥远（卷一 37 章，82-83/86）。接着，在下章讨论 *'āhôr*（背）这个词时，迈蒙尼德进一步指出，“背”意味着“就过生活（这件事）追随并摹仿某个个体的行为”，

它也指“追随对上帝的顺服，摹仿其行动、按照其行为来过生活”（卷一38章，84/87）。在迈蒙尼德的解释中，“面”一方面指上帝的本质，另一方面也指代被造事物中无形体的更高级的“分离理智”，而“背”则不仅完全限于月下世界，而且针对顺服上帝的各种行动。

此前，在解释希伯来语 *'ābōr*（经过，to pass）这个多义词时，迈蒙尼德曾捎带指出，“却不得见我的面”指的是，摩西要求一种对上帝的理解，可是，“他得到的应许是一种次于他所要求的那种理解的理解”（卷一21章，50/48），换言之，就像他此后在卷一54章解释的那样，摩西要求认识上帝的本质，而上帝只答应让他认识自己的属性。只有结合卷一54章的论述，读者才会真正明白卷一21章里的捎带说法的隐含意味，也才能更好地理解卷一37和38章里迈蒙尼德用“面”和“背”分别指代上帝的“本质”与“属性”的深意。从这些散布的拼图里，可以看到《迷途指津》的精微笔法。

回到此前的问题：在上帝对被造世界“一切的好”的展示中，摩西是否获得了关于自然事物的本性及其相互关联的知识？事实上，就在《迷途指津》卷一54章的后面部分，当迈蒙尼德再次提及“他一切的好”这个概念时，他明确说：“我指的是，他一切的行动。”他继而解释道：“因为这些是为给予人类存在并统驭他们而源自他的行动。”（卷一54章，119/125）“行动”一词再次将我们带回上帝的属性，而这里出现的“统驭”概念同样至关重要。上帝应许给予或曰启示给摩西的“十三种特性”——迈蒙尼德将之转换成上帝的“十三种行动属性”——既包涵了“有怜悯、有恩慈、不轻易发怒”等鼓励性、奖励性的“道德品性”，也包涵了“追讨人的罪，

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的惩罚性措施。按迈蒙尼德的说法，摩西寻求认识上帝的终极目的在于：为了统治民众，他需要施行各种奖惩行动，为此，他必需寻求摹仿上帝统驭人类的各种行动（同上，119-121/125-128）。

结合《出埃及记》33章原文并对照《迷途指津》相关各章，现在可以更有把握地说，尽管迈蒙尼德用各种含混的修辞试图维护摩西最高等级先知的形象，他却借助《出埃及记》33章，将摩西对上帝的认识局限于上帝的属性亦即上帝的行动，进而局限于上帝所展现的供先知摹仿的诸道德品性。可以说，迈蒙尼德致力确立的摩西形象是律法共同体的领袖，这样的领袖需要关于“统驭”的实践知识，更胜过关于上帝本性的更高级的思辨知识。

结 语

就亚伯拉罕与摩西的终极完善这个问题而言，《迷途指津》里一直有一条伏线，暗示亚伯拉罕才是迈蒙尼德心目中最接近完善的先知。当迈蒙尼德强调摩西是仅有的由上帝亲自授予“使命”的先知时，他特别提到亚伯拉罕等先祖们“并非那种召唤民众或正确引导他人而非自己”的先知，并且，先祖们收到的预言都“仅仅事关他们的私人事务，我指的是仅仅事关他们的完善、他们关于自己行动的正确指引……他们用思辨和教诲诉诸民众”（卷一63章，145/154）。

从整体而言，迈蒙尼德的《迷途指津》拥有一个亚里士多德式的理论框架：就人的认识能力来说，理智高于想象力；就

人的认识对象来说，能凭理智分辨真假并加以论证的知识高于共同体内广为接受的意见；就人的诸德性来说，理智德性（智慧）高于道德德性（慈爱、正义、审判）；就人的完善程度来说，个人在理智理解力上的完善是人的最高程度的完善，而理智的完善恰是私人性的，正符合他赋予亚伯拉罕的完善，所以，亚伯拉罕属于迈蒙尼德心目中最完善的那类人。

与之相对，摩西则身负领导共同体、为其颁布律法的“使命”。这一点在《迷途指津》描述摩西与其他先知的区别时得到更明确的证实。正如前文所述，“亚伯拉罕召集民众，并用教导和训诲召唤人们坚持他所把握的真理……可他从来没见过：上帝派我到你们这里来，给予我诫命和禁令”（卷二 39 章，348/379）。进而，就亚伯拉罕凭自己的思辨认识关于上帝的存在、创世和单一，而摩西靠上帝的特定启示获悉这些知识而言，可以说，亚伯拉罕是比摩西更智慧更完善的先知。

在《迷途指津》中，亚伯拉罕与摩西这两位先知分别代表了迈蒙尼德心目中不同类型的人的完善：摩西是接收和颁布律法的先知，是摹仿上帝的统驭方式以各种“道德品性”统治一个民族的伟大的实践者，就律法对犹太人的至关重要性而言，摩西当然是最重要的先知。另一方面，尽管作为先知，亚伯拉罕在接收特定预言的等级方面不如摩西（卷二 45 章，367-368/402-403），但是作为个人，亚伯拉罕凭自身的思辨认识到上帝的存在和单一性这类思辨真理，他知晓圣主的名字，教导人们信仰圣主这位独一无二上帝，还先于律法的确立反对异族的崇拜方式。正是在此意义上，在《迷途指津》的尾声部分，迈蒙尼德将亚伯拉罕等三位先祖放在跟摩西同一等级的位置，宣告由于“他们的理智通过理解上帝”而结合，上帝与他们每一

位都立下持久的“约”（卷三 51 章，574/623-624）。

参考文献 (Bibliography)

- Cassuto, Umberto. *A Commentary on the Book of Exodus*. Jerusalem: Magnes, 1997.
- Hadad, Eliezer. “From ‘God of the World’ to ‘God of the Heavens’: From the *Mishneh Torah* to *The Guide of the Perplexed*.”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115:1 (2022): 90–109.
- Hämeen-Anttila, Jaakko. *The Last Pagans of Iraq: Ibn Wahshiyya and His “Nabatean Agriculture.”* Leiden: Brill, 2006.
- Harvey, Steven. “Key Terms in Translations of Maimonides’ *Guide of the Perplexed*.” In *Maimonides’ “Guide of the Perplexed” in Translation: A History from the Thirteenth Century to the Twentieth*. Edited by Josef Stern, James T. Robinson, and Yonatan Shemes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9.
- Kraemer, Joel L., Josef Stern. “Shlomo Pines on the Translation of Maimonides’ *Guide of the Perplexed*.” *The Journal of Jewish Thought and Philosophy* 8 (1998): 13–24.
- Maimonides, Moses. *The Guide of the Perplexed*. Translated by Shlomo Pine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 . “Maimonides, *Mishneh Torah*, Introduction and ‘Book of Knowledge’ (1177).” Translated by Ralph Lerner. In Ralph Lerner, *Maimonides’ Empire of Light: Popular Enlightenment in an Age of Belief*, 133–153.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 . *Mishneh Torah: The Book of Knowledge*. New, corrected edition. Translated by Moses Hyamson. Jerusalem: Feldheim, 1981.
- Pines, Shlomo. “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The Philosophic Sources of The Guide of the Perplexed.” In Moses Maimonides, *The Guide of the Perplexed*. Translated by Shlomo Pines, lvii–cxxxiv.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 Strauss, Leo. “How to Begin to Study the *Guide of the Perplexed*.” In *Liberalism Ancient and Modern*, 140–184.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8.
- 摩西·迈蒙尼德：《论知识》，董修元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5。[Maimonides, Moses. *Lun zhishi* (The Book of Knowledge). Translated by Dong Xiuyuan. Jinan: 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 2017.]
- ：《迷途指津》，傅有德、郭鹏、张志平译，第2版，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Maimonides, Moses. *Mituzhijing* (The Guide of the Perplexed). Translated by Fu Youde, Guo Peng, and Zhang Zhiping. 2nd Edition. Jinan: 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侯春林 编)